

# 雪落 红炉

似水无痕  
著

雪落红炉，繁花落尽，你我能否白首相依？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继匪我思存的

《来不及说我爱你》后，

最打动人心的

民国言情小说

一场缘于约定的无爱婚姻，  
一段历经波折的豪门虐恋





雪落  
红炬

似水无痕 著

XUE LUO  
HONG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**

雪落红炉 / 似水无痕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-7-219-08375-8

I. ①雪… II. ①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4472 号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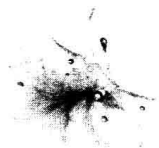
监    制    白竹林  
策划编辑  王晓雪  
责任编辑  王晓雪  
责任校对  唐柳娜  
印前制作  麦林书装

---

出版发行  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    址  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
邮    编  530028  
网    址  <http://www.gxpph.cn>  
印    刷  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    本  880mm×1230mm  1/32  
印    张  9  
字    数  180 千字  
版    次  2013 年 7 月  第 1 版  
印    次  2013 年 7 月  第 1 次印刷  
书    号  ISBN 978-7-219-08375-8/I·1646  
定    价  24.80 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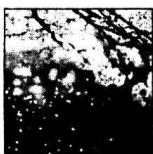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

## C 目录 ontents

- 楔 子 乍暖还寒 / 001
- 第一章 庭院深深 / 004
- 第二章 新婚之夜 / 011
- 第三章 心照不宣 / 019
- 第四章 不似晴空 / 027
- 第五章 平地风波 / 035
- 第六章 芳心懵懂 / 043
- 第七章 往事依依 / 051
- 第八章 埋下祸根 / 061
- 第九章 暗遭陷害 / 070
- 第十章 挺身求助 / 080
- 第十一章 表里难一 / 090
- 第十二章 醋意翻涌 / 100
- 第十三章 惊艳一舞 / 110

第十四章	一夕索情 / 120
第十五章	心意渐许 / 128
第十六章	君子所为 / 136
第十七章	姐妹之情 / 145
第十八章	心有嫌隙 / 157
第十九章	生死未明 / 165
第二十章	心意已定 / 176
第二十一章	悉心照料 / 185
第二十二章	留也不住 / 196
第二十三章	天涯相随 / 207
第二十四章	困难重重 / 216
第二十五章	凝羽出走 / 227
第二十六章	因果相报 / 238
第二十七章	祸福与共 / 247
第二十八章	携手合作 / 257
第二十九章	云开月明 / 266
第三十章	此生相许 / 277



## 楔子 乍暖还寒

初春的上海，乍暖还寒，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厚。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水汽，微风沁凉，使得人们感到一丝微寒。

今日的上海滩并不平静，赫赫有名的珠宝界大亨贺家娶新媳妇，自是引来各界纷纷关注，就连平日闭门不出的小百姓，也忍不住赶来一探究竟。

贺家大宅子本坐落在偏僻之所，为求个清静，但此时却被一阵喧闹搅乱了一贯的平静。震天的鼓乐声与鞭炮声，即使隔着一条街，也可清晰地回荡在弄堂里。十字街头，喜庆气氛充斥着每一个角落。

似乎连天气亦被感染了这份愉悦，日光如银，洒落新晖。

一辆辆汽车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，从车上下来的道贺的宾客，大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，他们穿过看热闹的人群，径直来到大门前。此时，原本热闹街道因为他们的到来，更添繁华。

虽受新风冲击，老礼亦不可没。贺家派出迎亲的轿子远远抬来，准备等候吉时入门。迎娶队伍为首的是一名骑在马上男子，他的五

官棱角分明，一身新郎装红似云锦，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，喜气中使他看上去越发气宇轩昂。

他翻身下马，长身而立，只是俊逸的脸上看不出喜悦，微微扬起的唇角，虽含着一抹似是而非的笑，但只带给人说不出的敷衍。

见眼前情景，人群中议论纷纷。

“原来是哲少爷娶亲，难怪贺家排场如此之大。”

“早听闻贺峰宠爱大儿子，还打算在他成亲之后，将贺家产业传给他，只可惜，这贺泰哲扶不上墙，是个只会戏耍的纨绔子弟罢了，可惜了这副好面相。”

“此言不错，就前几天还有人见他流连青楼，听说因为他扬言要娶个烟花女子，与贺老爷吵了一架。”

“唉。”开始说话之人一叹，“贺峰宠儿子是自家之事，却不知是哪家清白女儿倒了霉，要嫁给这般男人。”

“好像新娘子是城东秦家女儿秦若岚。”

“秦家？莫不是前阵子死于海难的秦老爷？”

“是啊，秦家也算不得大户人家，要说与贺家实力比，相差许多，但我听在贺家做事的远房亲戚说，秦老爷死后秦家又欠下一大笔债，把女儿嫁入贺家，才能顺利解决。”

“什么年月都是有钱好办事，更何况眼下兵荒马乱，以贺家的财力，遑论贺泰哲再怎样不争气，想娶个好人家的女子做儿媳有何难？”

随着鞭炮声不断响起，盖过几人本就不高的说话声音，预示着吉时已到，接下来便是一片忙乱。新郎用扇子在轿顶敲三下，又用脚踢“轿门”三次，讨个好彩，以示新郎的威严，使新娘顺从而易于驾驭。然后，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子，便在媒人的搀扶下，小心翼翼地步出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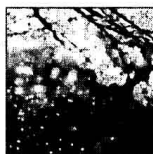
一直漫不经心折腾了许久的新郎终于上前，准备引新娘子入门。忽而一阵清风吹起，掀开了新娘的红帕子，四目相对，一时毫无心理准备的两人皆微微一怔。可微风不停留，只一瞬，红帕又恢复如初，遮住淡如晨曦的视线。

贺泰哲重新动了脚步，以红绸引着秦若岚，步入贺家大宅之中。

一瞬太匆匆，快到周遭无人注意。这一眼，却是即将成为夫妻的他们的第一次见面。

一丝阴云缓缓而过，截断原本朗朗晴空，在洋洋的喜气遮掩之下，似是涌动着不易被人觉察的点滴阴霾。





## 第一章 庭院深深

秦若岚从蒙住头的喜帕缝隙看着自己的一身红衣，她机械地听着外面的喧闹，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。一种不真实的空虚蔓延在心里，仿佛陷入一片黑暗，无论她怎样摸索，都寻不到出口的那一线光明。而这种体会，一直伴随她走进贺家的大门，在唱礼声中拜了天地、拜了高堂。

“夫妻对拜——”

秦若岚刚要躬身行礼，却听得一道高昂而尖厉的女人声音划破一室喜庆，就这样突兀传进来，“慢着！”

本如沸水般喧闹的屋子里，突然沉静下来。即便隔着厚重的喜帕，秦若岚似也能察觉到那种尖锐的气氛。她还未及反应，忽觉眼前一亮，喜帕已被毫无预兆地掀开，一张美艳夺目的脸庞近在咫尺，神色中还带了几分审视。

女人冷笑一声，“我当哲少爷的新娘子有多漂亮，看来也就如此而已。”

“放肆！你是什么身份？敢来这里撒野！”先开口的是一个国字方脸的男人，他的怒目中自有几分凌厉，“还不快把她拉出去？”

不承想女人闻言，脸变得比翻书还快，秀眉一皱无限娇柔，移步到新郎贺泰哲身边，小鸟依人般躲在他身后，绞动着他火红新郎装的衣角，泪盈于眶，我见犹怜。秦若岚身为女人皆这样认为，想必男人们见了，纵是寒冰亦融了。更何况，即将成为她丈夫的男人，还不是冰。

“哲少爷，他们好凶，欺负我这孤苦无依的女子——”

贺泰哲牵唇一笑，从容地将女人护到身后，“谁敢动她？”

正欲上前的家仆面面相觑，有大少爷相护，这女人抓还是不抓？胶着之时，冷不防传出个带着嘲讽的声音，“我当是谁，这不是‘冷香园’头牌，大哥的红颜知己，夏莲姑娘？”

秦若岚的目光望向那人，那人有着一张年轻清秀的脸，与贺泰哲眉眼间有些相似，却隐约透出一抹阴郁。他脸上虽是笑着，但给人一种阴险之感。秦若岚认得他，此人便是贺家二少爷，贺泰哲的弟弟，贺泰川。

从贺泰川话语间，秦若岚也猜到来人的身份，正是与贺泰哲传绯闻闹得满城风雨的青楼女子。心中并无恼怒、伤怀，秦若岚甚至有种旁观者的平静，对于才谋面的未婚夫，就好像陌生人一般。

秦若岚清浅地望向贺泰哲，不知他将会怎样处理。是念及旧情，抑或为了顺从贺老爷而斩断情丝？从贺泰哲深沉的黑眸中，秦若岚发现，她竟看不透这纨绔子弟。

“泰哲，难道你要护着这青楼女人？”说话的是坐在贺泰川身边一个面容姣好的妇人，“今日可是你大婚，要任性也该看看场合。”

贺泰哲扬眉，动作轻柔地抚了抚夏莲含羞带怯的脸，这才转过

身，“二娘，您这话未免有失公道，婚事乃是爹强加给我，夏莲才是我所爱之人，我怎能看着她受伤？”

“哲少爷——”夏莲就势偎进贺泰哲怀中，喜笑颜开。

“放肆！”一道威严声音传来，坐在正首处的贺峰一拍桌子站起身，脸上充满山雨欲来的愠怒，却因众多宾客在场，不得不略作压抑，“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们做主，给我把闹事之人轰出去！谁拦着一起打！”

“老爷，泰哲也并非故意的，别动那么大气，当心伤了身子。”坐在贺峰身边的原配夫人忙开口相劝。她毕竟是贺泰哲的亲生母亲，儿子再顽劣，却也骨肉连心。

“慈母多败儿！”贺峰呵斥，“还不快动手！”

贺泰哲眼中神采仅是一闪即逝，随即露出些许惶恐，像是迫于贺老爷声威，瑟缩了一下，显得有些迟疑。但望向夏莲，他又露出鼓足勇气的样子，“爹，我自己能解决，不麻烦其他人了。”贺泰哲不急不缓地说着，俯身在夏莲耳边低语几句。从众人角度来看，两人亲密的姿态更像是情人间的呓语，瞬间弥漫起暧昧气氛。

果然，夏莲娇笑两声，依依不舍地离开贺泰哲的怀抱，在他脸颊印下一吻，“好，就依你，我回去等你，你要快些来。”说完，也不再去看屋内众人，摇曳生姿地走了出去。

屋内重又陷入一片沉默，这般赤裸裸的约定，任谁都不会理解错其中意味，况且还是在和其他女人的婚礼上。这种旁若无人的嚣张，和毫不掩饰之放浪，让旁观的宾客对于贺泰哲玩世不恭的传闻，便又多了一层更深的认识。

“连管家，婚礼还不继续？这是爹给我的任务，我可还未完成呢。”贺泰哲望着国字脸男人，仿佛什么事皆没发生过。

国字脸男人询问地看了看贺峰。贺峰铁青着脸狠狠点头，从牙缝

中吐出两个字，“继续。”

见一出闹剧落幕，秦若岚面无表情地重又蒙上喜帕，在盖住眼眸之前，她再次望向贺泰哲，只见他也正打量自己，眼中微光一闪而过。秦若岚不卑不亢地微笑，不带任何感情。两人视线在空中简短交汇，继而移开。

“夫妻对拜——”

随着唱礼声音再度响起，秦若岚和贺泰哲深深一拜，夫妻礼成。

谁也不曾发现，在围观的人群中，一个男人在身侧握紧双拳，视线一眨不眨，留恋地目送秦若岚的身影往新房而去，神色中充满心酸的痛苦与无奈的苦涩，还有那似乎眼底承载不了，却又不得不压抑在心灵最深处的深情。

洞房里一片安静，和外面的吵闹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秦若岚还是有些不能相信，自己就这样嫁进了贺家。就在几个月前，她还穿着蓝衣，抱着书本走在校园里，憧憬着毕业后与心爱之人一起去北平继续读书。可她现在却坐在这里，成为贺家的新媳妇，而那些曾经的梦想，似乎已渐渐遥远。她不知道，自己是不是要像所有的太太小姐们一样，在心中也筑起那看不见的礼教的高墙，把自己就此囚禁在这大院里，再也没有走出去的一天。

门被从外面打开，贺泰哲走了进来。秦若岚屏息听着他的脚步声穿过前厅，在床边停住。他用手中的秤杆挑开了大红的喜帕，这是秦若岚第二次面对这个现在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。

大红的新郎袍衬得他眉目越发俊朗，脸因为喝了酒的缘故变得微红，黑发也有些零乱。他凝视着坐在床沿的秦若岚不发一言，紧抿的唇让秦若岚又产生了那种看不清他的感觉。

“圆房”这个词敲打在秦若岚的脑海里，她的心忽然狂跳起来。她望着贺泰哲的神情带着几分戒备，紧张地等着他接下来的举动。但贺泰哲只是定定地皱眉看了她片刻，便面无表情地转身走向前厅，隔着中间的屏风，秦若岚隐约可以看到他坐在桌前的背影。

秦若岚不知道是该松口气还是该为自己感到悲哀，有几个新娘会像她这样，在新婚之夜，只能和自己的丈夫隔着屏风，默默无语。秦若岚能感受到，贺泰哲娶她，也同样带着一份不情愿。他在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不满，秦若岚也不知怎样才能缓和。

摇曳的喜烛在屋子里洒下柔和的光，秦若岚移动了下因为久坐而有些僵硬的身体，从怀中取出一把木梳。那是纪怀宇送她的，他如今该知道她嫁人之事了吧？她与纪怀宇青梅竹马，本约好同去北平，实现梦想后再结婚，但转眼便风云突变、物是人非、一念成空。

秦若岚轻抚着木梳，那不是很精致的纹路，却能看得出一刀一刀雕琢过的痕迹。她几乎可以想象，纪怀宇是怎样倾注心血，去完成这个礼物。原本应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，现在却只剩难言的苦涩回荡在心头。

她就这样坐着，往事如絮，渗入心里的每一个角落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桌上的喜烛终于燃尽，随着烛光的熄灭，一丝晨光照了进来。秦若岚看着不远处镜子中的自己，那一身红衣那样夺目，似乎时刻在提醒着她此时的身份。她终于站起身，打开从家里带来的大箱子，最后看了一眼手中的木梳，便将它包好，小心地放入箱子的最底层。

她隔着屏风望向前厅，贺泰哲伏在桌子上，看上去像是睡着了。秦若岚拿起床上的薄被走到前厅，轻轻地把被子披在他的身上。她站在原地端详着自己的丈夫，他睡着的脸比起昨晚柔和了许多，只有那紧缩的眉头，像是做了什么噩梦，透露出隐约不安。

秦若岚犹豫了一下，伸出手轻抚他那看似难以舒展的眉头，何事让他这样？对于这个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，她一点也不了解。

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些唐突，秦若岚收回手，站起身拉开门走了出去。昨天进来的时候，她一路蒙着喜帕，既然睡不着，不如去院子里四处走走，熟悉一下将要生活的地方。

随着门轻轻关上，贺泰哲睁开眼，深邃的眸子里写满了复杂的情绪。

秦若岚望着镜中的自己，一袭合体的粉红色旗袍，及肩的发被丫头的巧手服帖地盘在脑后，用一只珍珠的簪花固定。眼前仿佛浮现出自己梳着一条辫子，身着蓝色衣衫的身影。此刻她才真切地感受到，自己已经嫁入了贺家，成为真正的贺家大少奶奶。

“少爷去哪儿了？”

早上她从庭院回来，就不见了贺泰哲的身影。只有来帮忙梳洗的小丫头通知她，贺家老爷夫人在等着她去敬茶。可她都梳妆完了，也没见到贺泰哲出现。

正在帮她打扮的丫头听到秦若岚的话，露出惊讶的表情，“怎么少奶奶您不知道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哲少爷他，他是去了……”看着秦若岚一脸的迷茫，丫头看着她的目光中带着几分同情，但却支支吾吾并不说明。

见小丫头的态度，秦若岚心中已是了然几分，思及昨日婚礼上贺泰哲对夏莲的信誓旦旦，想是兑现诺言，去了冷香园。她自嘲一笑，这场婚礼，究竟只是个形式，如一道无形的绳索，绑住心不甘情不愿的两人。如果能够从这一切中解脱，她又何尝不想这样做？

“少奶奶，您也别多想了，有老爷夫人在，哲少爷怎么也不会太过分。”小丫头见秦若岚良久不语，劝慰道。

“你所指夫人是哪一个？”

“当然是老爷的大夫人了，虽然大少爷死后，大夫人已潜心修佛，将大部分主事交与二夫人，可她毕竟是哲少爷的亲娘，说话总还是分量不轻。”

“大少爷难道不是泰哲？”秦若岚疑惑地问。

小丫头知道自己说漏了嘴，神色中有些惶恐，扑通跪在秦若岚面前，急着讨饶，“这事儿院子里不让多议论，还请少奶奶别怪罪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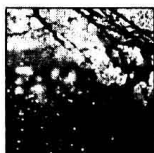
秦若岚扶了小丫头起来，她本就并非高门大户出身，又接受新式教育熏陶浸染，对于礼法不太放在心上，“你悄悄说与我听便是，我初来乍到，对家中诸多不熟悉，少不得需要有人帮忙。”

秦若岚一席话说得很是得宜，直言利诱，却让小丫头不难听出，和她站在一条线上日后少不了好处，自然少顷便放下了戒心。

“少奶奶，您可别说是我告诉您的，我也是听在贺家做了多年的老仆所说。”小丫头叮嘱道，“哲少爷原本还有个比他三岁的哥哥，也是大夫人所出，老爷甚是喜欢。但在十三岁时，大少爷因意外落水身亡。也正是因此，哲少爷念兄弟之情，不肯让我们叫他大少爷，而一直称呼哲少爷。”

秦若岚心底诧异，没想到贺家还发生过这样的事，看来在这深宅大院中，需要她慢慢了解之事还很多。正思索着，小丫头的声音把她又拽回了眼前的现实，“少奶奶，别想了，老爷和夫人在前厅等着您呢。”

不知道贺老爷是否听说了贺泰哲的去处，抑或，贺泰哲人已经返了回来？秦若岚摇了摇头，决定不再耽搁。既然已经嫁入贺家，不论发生什么情况，她都要在这里坚持下去。



## 第二章 新婚之夜

秦若岚在小丫头的带领下走在庭院中，她打量着贺家的大宅院。她虽然算是生于富裕之家，但和这里比起来，似乎还是有着天差地别。虽然贺家的名声早已响彻整个上海，但早上她在庭院里散步的时候，才对这一点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。

穿过她曾经散步的庭院，是一条细长的里弄，两端各有一间小小的亭子间，在弄堂上方架起一个木制红漆的走廊，走廊上搭起青瓦的顶棚。这条弄堂和走廊，将贺家的大院分割成两个部分，另一边，便是贺峰和他的夫人们居住的地方。

秦若岚迈进前厅的大门，想到要面对贺峰和那些未曾谋面的夫人们，她心中不免有些忐忑。但还未抬头，便听见一串流利的英文，让她不禁诧异地望去。

贺峰和一个身着银线镶边宽袖服的女人，端坐在正中的方桌两旁，身边环绕着丫头们。在他左手边，坐着两个金发碧眼的洋人，正指手画脚地与贺峰交谈。说交谈，其实并不副实，贺峰的手在桌上紧



握成拳，秦若岚能看得出他虽面色沉静，可并不懂那洋人的话，偏那两个洋人视若无睹一般，还说个不停。

“若岚，你来了。”坐在贺峰身旁的大夫人苏琴，先看到了已步入正厅的秦若岚，和蔼地招呼道。

“媳妇来给长辈们敬茶。”秦若岚礼貌地走上前。

苏琴无奈地看了洋人一眼，“怕是你得等会儿了，这两个洋人来了好一阵，说是和老爷谈生意，偏又一句中国话不会讲，还不知怎样是好。”

“可否让我试试看？”秦若岚咬了咬唇，开口问。

此言一出，苏琴一怔，就连贺峰，亦是往她身上扫了一眼，却未反对，当作默许。秦若岚曾就读的校园里设了个天主教堂，她喜欢那里的清静，因此常去。从与牧师的接触中，学得了英文，她天资聪颖，虽时间不长，但简单对话却没问题。

秦若岚自进门后听了半天，也听出了些许端倪。两个洋人大约是吃准这里没人能懂英语，交谈间并不避讳。原来他们准备与贺峰谈生意，但没太大把握，决定先装作不懂中文，用英语来糊弄一下贺峰，希望能从中渔利。

秦若岚走到两个洋人面前站定，不卑不亢，从容开口用英文做了自我介绍，“两位好，我叫秦若岚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？”

在场之人无不惊讶，两个原本还交谈热烈的洋人更是声音戛然而止。屋内静得仿佛一根针掉在地上，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这时，秦若岚平静的声音再度响起，“我们中国有句古话‘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’，如果两位来者是客，贺家自会热情款待，但若是谈生意，还望拿出诚意，留到谈判桌上解决。”

秦若岚这次却改用了中文，因为她明白，他们懂中文，因此她在